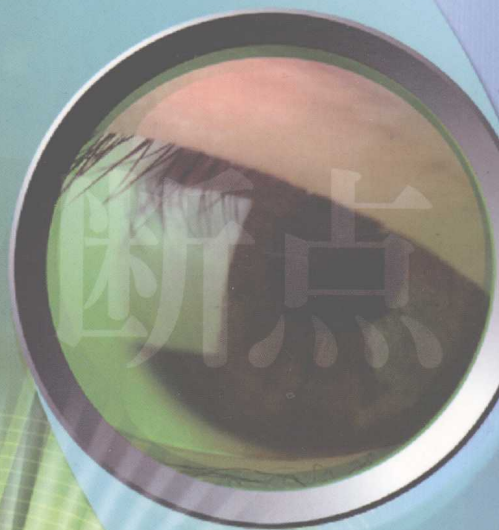


赵海波 著



断点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断点

赵海波
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断点

赵海波著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8.1

ISBN 978-7-5360-5140-9

I. 断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4871 号

责任编辑：温文认 林 菁

技术编辑：易 平

装帧设计：分金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4.125 1 插页

字 数 29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4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酒神的狂欢

——序赵海波长篇小说《断点》

郭小东

人生其实太像雨滴，在淅淅沥沥中，走着春夏秋冬；风吹扬着雨滴，在更遥远的地方落地生根，又深深地沉入地底，无声无息消弭于黑暗之中。望着屋檐上无声滴落的雨水，在秋风里四处飘飞的情景，那种惆怅而又迷茫的心境，已然让城市里密封的层楼遮蔽得无处寻觅了。于是只好把人生幻化成雨水滴落的断点，在凄迷的记忆里，追思着岁月曾经的履痕。

赵海波的小说《断点》，引发我如是的想象，有些意识流，有些语无伦次及乱了思维的章法。但是，正如小说描状的《断点》，那幅佚名的画作，画面中那一串串断开着又期望着接续的水珠，那些凝结在时间里，悬浮在想象中，即将沉落在风花雪月的酣畅中的水珠，总是在沉重地敲击着有些皴裂的心扉，让人生出点点滴滴的温暖，尽管那是些同样过于沉重的追忆，也依然因为温暖而让人奋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向着旷野迈出有些跛有些歪斜的脚步。

1

在焦虑之中，读完了赵海波的小说《断点》，由是有了以上的文字。这些文字有着暧昧的暗示，有些不太明亮的指涉，诚如他小说中反复在强调着的几个颠覆着传统生活的青年，他们在叛逆的指引下完成着对叛逆的服从，以反抗现存的规范与制约以为生命的欢娱，而把当下的感觉和快乐当作自我生命的法则和定义。所以他们尽情狂欢着，遑论伦理关系中的禁忌，无视友谊樊篱中的顾虑，把酒神颂唱成了《大风歌》。当下的欢悦就是生活的全部历史、未来和对立的光荣与梦想。我甚至无法去记住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名字，是男人或是女人。那是一些活跃着粗鄙但是浸润着后现代精神的人，他们年轻、狂桀、目空一切且蔑视去细读生活的圣经，他们把自己摆上自己的祭坛，既是神主也是供品。有一些人，的确就这样生活

着。当有一天，小说写道：“肥仔曾经对我说，如果举办‘嫖在花城’评选活动，你、李愚、罗海涛肯定榜上有名，冠军非你莫属。我说，十佳里头肯定也少不了你肥仔的份。”这些话发生在熊妮和“我”在一次癫狂的肉欲狂欢之后，我宁可把它看成是一种类似自嘲的笑谑。“人们嘲笑是为了忘记自己。”巴赫金如是说。这是沉藏在民间，在隐秘的角落里，人对自己狂野的性欲的自我安抚与嘲笑。它双重地表达着作者内心的沉闷和无力抗击现状的落寞，既是欢乐的、兴奋的，同时又是讥笑的、冷嘲热讽的。它既是否定又是肯定的，既埋葬又再生。这就是五味杂陈的狂欢式的笑谑。

小说始终沉沦在这种持续的杂音之中，大面积的粗鄙的性爱动作里，有种精神性的延展，它无时无刻夹杂着、裹挟着一种对现存道德律令与常规常识恐怖，所形成的焦虑直接表现在人的肉体挣扎之中。道德与欲望的紧张对峙，以“断点”的形影，持续着却又中断着紧扣着人物的神经。当本能占领着上风时，民间的诙谐，也即笑谑就开始显示着它低俗的但是无处不在的智慧。只有当那幅佚名的画作《断点》两度进入人物的记忆之中，以一种崇高的暗示驱逐着人物心灵中的邪恶，由欲望与粗鄙煽情起来的邪恶，小说明亮和进取乃至健康的一面，才开始使人物从混沌的颤栗中活了过来。小说沉潜已久的自省开始复苏。众神不再孤独，他们终于回到人间，换了人间。

赵海波是我二十年前的学生，在政法部门供职多年，有一份安稳舒适的工作，小日子过得甜美滋润，现在人到中年，忽然写起小说来。我读过他这部长篇处女作后，当即以“著名作家”的匿名身份推荐给花城出版社的温文认先生。老温也是一个崇尚名家的家伙，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的午夜三时，把小说读到天亮。然后给我打电话，唠唠叨叨地评说一番，当然是毁誉参半。我想目的已经达到，否则文学青年的处女作如何能直达老温的内心。酒神颂的作品，自当应该先让崇尚酒神的老温先行品尝。赵海波胜利了，老温被“降服”了。小说终于要出版了。酒神又一次狂欢了。

是为序。

2007年9月8日

1

天亮的时候，我们才结束战斗。四月的广州，时而艳阳高照，时而阴雨绵绵的，像一个月经不调的女人。刚才从李悬宿舍出来，天空还晴朗可人，一转眼就乌云密布，接着是细雨蒙蒙。连续在411房激战了二十个小时，腰酸腿痛脖子硬，浑身不自在，脑袋瓜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。如果向丽玫还是我的妻子，这个时候她要我交作业，我恐怕有心杀敌，无力擒贼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路过陶陶居，许多人在门口排队进茶馆喝茶。我想起妙奇香茶馆门上的一副盈联：“为名忙，为利忙，忙里偷闲，饮杯茶去；劳心苦，劳力苦，苦中作乐，拿壶酒来。”我真羡慕那些将人生脚步放得很慢的老太公老太婆，他们在空间狭窄、人声嘈杂的茶馆里叹“一盅两件”（“一盅”就是一个铁茶壶配一个瓦茶盅；“两件”就是松糕、芋头糕之类的早点），看报纸，漫无边际地闲聊，享受浮华都市里的淡泊人生。而我，一直在不停地奔跑，如同《什么让山米跑》里的那个美国穷人，被失落感笼罩、被非满足感萦绕。自己的一生，难道真的是一部真实世界里不断上演的通俗剧？

麻将后开车，比酒后驾车更危险，满脑子全是一筒幺鸡、红中白板。我小心翼翼，将车速控制在五十公里以内，即使这样，进校门时，后视镜还是被电动拉门刮了一下。

准备关机睡觉，手机突然响起“哈里路亚”的乐曲声。

哪个傻逼那么早来电？！我心里骂了一句。想不接，一看来电显示，是江上舟的。他的声音低沉微弱，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病床上临终遗嘱。我估计这小子又被那个悍妇修理了。

江上舟是我同一个镇的老乡，95届，是我的师兄。大学期间，他是系学生会主席，我是副主席，班里的同学曾经跟我开玩笑说，中文系的处女一天比一天少，全依仗你们两个摧花和尚起模范带头作用。江上舟的妻

子叫周子柔，如果没有目睹过周子柔的芳容，听到这个名字，一般人都会以为周子柔是个眉清目秀、知书达理、逆来顺受的柔弱女子，根本不可能将她与家庭暴力联系在一起。

1996年7月的某一天，江上舟将认识三个多月的女朋友带回广州，向我们隆重推出。他的意思是要走一走组织程序，让我们政审政审。我们三个人有三种不同意见。

东北妹太男性化了，当老婆不行，做情人乏味。罗海涛旗帜鲜明，坚决反对。

李恩说，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，不要被一些表面的东西迷住了我们明亮的眼睛，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李恩的意见模棱两可，好像赞成，又像是反对。江上舟疑惑地问他，你说的是什么鸟话？李恩说，我弃权。

其实我很明白江上舟的用意，他征求弟兄们的意见，无非是想得到大家的支持，即使我们全投反对票，也改变不了他请我们吃喜糖的想法。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表态说，周子柔除了一米七二的海拔接吻起来有点困难外，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。

江上舟恨不得立刻将心中的苦水倒出来。他说，我想现在见你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说我一天一夜没合过眼，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你先找间走廊，让小姐松松骨，晚上再说。他迟疑了一会，然后轻声地说，晚上就晚上吧。

2

想起上个星期二的会我就心烦，那天下午召开党委会，讨论厅表彰的先进人员名单，诸葛校长的红人全部都名列其中：办公室副主任冉清明、学生科副科长胡志键、总务科科长谢志锐。我在学校工作那么多年，除了

吴之华校长主政的1999年获得学校表扬外，其他任何形式的表彰全没沾过边，所以我讨厌一年一度的评先评优活动，每年一次的年终考核我总是敷衍了事，反正写得再好，顶多也是个称职。

自由空间是中山大道上最好的一间酒吧，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我总喜欢来这里坐一坐，选择二楼靠窗的八号台，这里近处可以看到繁忙的中山大道，远处可以望到傲慢的中信大厦。这几年广州发展很快，到处都忙碌着，像一个大工地，这里修地铁，那边架立交，年初铺好的路，年底来修补，忙不完的修路架桥。

江上舟被周子柔修理的那天晚上，我和他来这里坐到酒吧打烊。江上舟身上到处都是周子柔留下的仇恨的伤疤。周子柔最拿手的一招，也是最常用的一招是用长而尖的指甲在江上舟身上乱抓，江上舟的脸上、脖子、胸部、肚子、后背等都留下一条条殷红的爪印。第二招是咬江上舟的手臂。江上舟的手臂经常可以看到牙印与爪印交映生辉。我有时候怀疑周子柔小时候是不是被狗咬过，得了狂犬症。周子柔最毒的一招是用脚踹江上舟的下部。那天晚上周子柔就是用这一招来对付江上舟的。

这样下去，辜丸迟早被她踢碎的。江上舟一脸的忧伤。

离了拉倒！每次江上舟跟我诉苦，我都重复这句话，至今已重复了好几次了。

要能离我早就离了，还能忍到现在？江上舟显得很无奈。

江上舟有一副好骨相，鼻子高，眉骨突出，一脸胡须，如果左屁股上再长七十二颗黑痣，就是汉高祖的那副富贵相了。可周子柔总看不起江上舟那副模样，说他是潘某的“个头”，梁某的“眼睛”，陈某的“脑袋”，葛某的“脸蛋”。

我觉得江上舟有些话没有跟我说完，特别是每次讲到离婚，他总是轻描淡写，避而不谈。他找我聊，只是诉一诉苦，释放一下心中的烦闷，更本质的东西还藏在他心里。

此时是黄昏时分，路上挤满大小各式各样的车子，它们如丧家之犬，匆匆忙忙，但这个时候想快是快不起来的。广州有一种让市民极为头

痛的城市病：交通便秘！下班高峰期，好多路段都在举办车展，赶饭局、去约会，如果不把堵车时间算进去，肯定会迟到。7点20分，黄东海他们还没到，不用说，天河路又在排长龙。

我要了一杯柠檬茶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饮料，味道有点酸苦，但清凉透心，爽！我的座位上方挂着一幅画，镜框是仿古的，里面站着一位散发着浓厚现代气息的女郎，这是美术学院一位青年画家的自画像。她留着一头披肩长发，眼睛幽幽的，像一汪碧蓝的湖水，夹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暧昧，注视着你。一身乳白色连衣裙，低胸的，里面没有穿内衣；也没有戴文胸，两只乳房袒露着，粉红色的乳头很夸张，像两颗鲜嫩的小葡萄，镶嵌在最高处，掠夺着我的目光。

2002年4月8日，我三十岁生日，没有鲜花，没有蛋糕，甚至连一张贺卡都没有。不过上午收到向丽玫的电话，她把我当作一只迷途的羔羊，先说一些祝福的话，然后教育我一番：你要拨正心中的指南针，经常清扫心灵的垃圾，要追求淡泊恬静的人生，不要开口闭口都是钱呀女人呀。最后一句让我很疑惑：祝你永远单身！

我正在看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服务员将黄东海和一个女孩引到我的台前。

这是文老师。

你好。她说。

这是许晓晴。

你好。我说。

落座后，黄东海将我们介绍给对方。

你们要喝点什么？我问。

我要一杯白开水。许晓晴对服务员说，她面带微笑，声音柔和。我说女孩子喝白开水好，可以补充水分，保持皮肤润泽。

这是我表妹的简历。黄东海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递给我。

黄东海是我学生，1998年毕业后分配到东江区公安局看守所。这小子胆大心细脸皮厚，收了罪犯的钱，在银海村租了两间房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做铺面，贩卖假货，赚黑钱。

黄东海的表妹是艺术学院的学生，学音乐教育的，明年毕业。我表哥

是艺术学院学生处处长，黄东海希望我找我表哥帮忙，把他表妹留在广州。为这事，黄东海多次请我吃饭，多次去卡拉 OK。有一次我们通电话，我问他，如果我帮了忙，有什么好处？他说好处费两万，外加一个靓女。我说你这鸟水平能认识什么靓女。他说文老师，不瞒你说，我手上就有一个，她就住在我对门。

我不相信这个曾经被我处分过的家伙能认识什么叫我惊艳的女孩，而且是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。一般而言，住在城中村那种地方，很多都是发廊妹，要不就是三陪小姐，难寻良家妇女。

这个女孩很优秀，江苏人，大学毕业，跟你一样，学中文的，人靓素质高。昨天黄东海在电话里扯着破嗓门向我吹了一番。我说这么好的货你怎么不留给自己用？还是找个下家来吃你的剩饭？他说她看不上我，苦苦追了两个多月连手都没摸过，你最合适。我向她介绍了你的情况，她对你很感兴趣，我敢保证你们一定会一见钟情！

3

出租屋最适合藏污纳垢，那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许多社会阴暗面暗藏其中。大四第一学期开始，我基本上可以列入社会的阴暗面。终日无所事事，不是摸麻将，就是摸女孩子。学院附近有个小村，叫谭村，从学院步行到谭村，只需经过森林公园，前后不用二十分钟。经过我长时间的蒙蔽哄骗、软硬兼施，系花向丽玫终于败倒在我的裤裆下。我们在谭村租了一间房，在一起住了几个月。我们天天过年，夜夜新婚。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同居，但我更倾向于“试婚”这个词。

银海村躲在医院的后面。本来道路就狭窄，两旁还有好多占道经营的水果摊档。路面凹凸不平，坑坑洼洼。在狭窄的巷子里，桑塔纳像个庞然大物，走一走停一停。差几十米就到许晓晴的住处，前面有堆沙子挡住了去路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
就那栋，201 房。许晓晴指着前面不远处一栋五层楼说。

你先上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我叫许晓晴先过去。

我停下车，没有熄火，借着车灯，看见几个民工坐在一栋未完工的民房里。我走过去，大声问，这沙子是谁家的？旁边小卖部走来一个家伙，说，是我的。我说请你把沙子移开点。那个傻逼不慌不忙地指挥民工将沙子往屋里铲。

以后来这里泡妞，从北面的侧门进来，那里有一片空地可以停车。我转身准备上车，那家伙对我说。

我一直往前开，前面果然有一片空地，距离大路只有几十米，那里停着几辆车，估计也是鬼子进村——泡妞的。

许晓晴租的是一房一厅。厅里空空荡荡，只有几双拖鞋摆在门口。卧室不大，一张床占去大半空间。床上有个又大又白的熊猫娃娃，斜靠着墙边打瞌睡。床边有台电脑，电脑旁边摆着一张许晓晴的特写照片，脸子宽、粗眉毛、眼睛大、嘴唇厚是许晓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。

8

凭我多年积累的泡妞经验，见面十分钟，我就可以判定这妞是坚嘢（广州话：好的），还是流嘢（广州话：差的）。和许晓晴初次见面，虽然没有像黄东海说的一见钟情，但感觉告诉我，这小姐不错。

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时，每个人都怀揣着希望憧憬着未来，整个幸福景象。可就在这钟声敲响之前的几分钟，向丽玫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说，我们不能把这段婚姻带进二十一世纪。说完，伏在我的肩膀上，嚎啕大哭。新世纪的钟声，敲响了我们三年婚姻的丧钟。

许晓晴优雅地坐着，双手轻轻地握着，有些羞涩，有些拘谨。她的坐姿让我想起爱默生的一句话：优雅的举止是最好的艺术，它比任何绘画和雕塑作品更让人心旷神怡。

许晓晴的嘴唇本来就性感，她涂上淡淡的口红，显得更加性感，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联想，我知道和这样的嘴唇接吻是什么味道。

离婚后，我认识不少女孩，但每次做完爱，脑子总是空空荡荡的，情感无法在欲望获得满足后得以延续，过几天，那情人长什么样子都记不起

来了。我常常扪心自问，我要找哪种女孩？我需要什么样的婚姻？对什么样的女孩，我才会像希腊神话里的勒安得耳那样，每夜泅渡 Helles Pont 海峡与女祭司海洛相会，即使淹死也在所不辞？

4

走广园快速路，不用二十分钟就赶到了新潮食艺。

新潮食艺的老板娘是个肥婆，五大三粗，肥肉横生，走起路来两个大屁股左摇右摆的，像一头等待屠宰的母猪。但她经营的大排档生意红火，这里的野鸡粥闻名遐迩，门口经常停放在奔驰、宝马等名车。

李恩他们坐在靠路边的一张圆桌旁，他的右侧是张荣，左侧是肥仔、罗海涛，张荣的旁边有个空位，那是留给我的。

刚才我和许晓晴聊得正欢，准备讨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，张荣用李恩的手机打我的电话，嗲声嗲气说，耗子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呀！

我一听就知道是张荣的声音。故意说，请问是哪一位？她说我是你的女朋友。我说你是不是饿了，想吃香蕉呀？她立马雄起，大声骂道：他妈的，你这个神经病！

我走过去把张荣拉起来，和她来个法国式的贴面拥抱，趁机在她耳边说，想不想吃点野味？她用力把我推开，小拳头猛捶我的肚子。

两个月前，我们在岭南酒店玩，发现一个新来的部长。这小姐形象好，气质也不错。

这只小羊羔有难了！

一般而言，我们狩猎一个新目标，十拿九稳，只有找不到的，没有搞不到的。李恩用手摸她胸前的小牌子，问，你是新来的？过几天，李恩瞒着我，私自把张荣带到郊区的一片树林里，在他那辆黑色皇冠3.0里强行把张荣搞了。后来，张荣就跟了他。我几次引诱，可她就是红杏不出墙。

我们一起吃饭，张荣最怕坐在肥仔旁边。肥仔经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张荣的胸部。

肥仔你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？很恐怖的！张荣对肥仔没什么好感。肥仔除了喜欢看，还喜欢动手动脚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有意无意地去碰张荣那挺拔的乳房。

张荣你把衣服脱下来，让他看个够！有一次李恳对张荣说。

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连你都欺负我！张荣狠狠地扯住李恳的耳朵不放。

肥仔和我们在一起显得很另类。有句话说，满地都是石子，金子就很珍贵；满地都是金子，石子一样耀眼。肥仔高中还没有读完就去当兵了，从部队退伍后，在谭村开了一家小型印刷厂，用罗海涛的话说是专门印盗版书和非法出版物，为此肥仔和罗海涛吵了一架，还差点动起手来。肥仔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，他早婚早育，生了一男一女，小孩全交给他老婆带，厂里的财务他也插不上手，他从他老婆那里拿不到一分钱。有一次，肥仔将一张百元钞票藏在鞋子里，都被他老婆发现了。只要厂里有活干，肥仔不拿家里一分钱，每天晚上回家睡觉，他在外面怎么鬼混老婆都不管。华海大学有许多海南老乡，肥仔经常去校门口和保安闲聊，下班时分，碰到熟人去水稻花香吃饭就跟着去，那些人也乐意带他去热闹。肥仔一口标准的海南普通话，他又什么话都敢讲，席上气氛活跃。

肥仔，给我们讲个段子。张荣虽然不喜欢肥仔那双色迷迷的眼睛，但她很喜欢听肥仔讲的段子。

肥仔讲了一个三胞胎分遗产的段子：

有一对夫妇很有钱，他们立遗嘱给三胞胎儿子分遗产，三兄弟都想多拿，各有各的理由。老大说，我先出来，功劳最大，如果我不出来，你们能出来吗？老二不以为然，说，如果我不踢你一脚，你能这么顺利出来吗？老三说，你们两个都很自私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是我最后关门的！

肥仔刚说完，张荣马上笑得咯咯咯地响。肥仔剩兴问张荣，还想不想听？张荣点了点头。肥仔说，那我再讲一个：有个男的去医院刺指头验血，血流不止，棉签也止不住，新来的护士很着急，用嘴舔了舔男的手指，血马上止住了。男的问护士，我能不能验尿？

张荣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双手搂着李恳，靠着他的臂膀，笑而不语。

这时服务员上了一盘蚌子，我夹了一只放在张荣的碟子上，问，张

荣，你看这蚌子像什么？张荣疑惑地看了看蚌子，扭头问李恳，像什么？李恳说，像你的两片屁股！张荣轻轻地在李恳的脸上扇了两巴掌，你这个坏东西！李恳说，将你的屁股按一定的比例缩小，也就是这个样子了。

我们应声附和，表示赞同。

张荣拿起筷子，夹蚌里的肉，说，你们全是一个鸟样：色！

罗海涛不怎么吭声，久不久又叹一口气。不知道又在想哪个网友。罗海涛的女朋友主要有两类：一类是网友，另一类是华海大学的女生。我估计他又在想念去年毕业分配到青年报的郭蕊。他打麻将的时候，嘴里经常念着郭蕊的名字。

“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。”罗海涛若有所思，自言自语，伤感的表情比夜色还浓。

这么伤感，是不是又失恋了？张荣小心翼翼地问，生怕惹恼罗海涛。

罗海涛经常习惯性失恋，长则二三个月，短则二三个星期就会失恋一次。

“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”罗海涛似乎没有听到张荣问他，只顾看着不远处的一间发廊，粉红色的灯光闪烁着，变成几个字：温柔之乡。

5

2000年4月，吴之华被公选到N厅担任副厅长，副校长诸葛军升任校长。

吴之华是我工作后遇到的一位最谈得来的领导。以前他在湖南某高校当科长，1997年学校在全国招聘副校长，他被厅里看重，聘为副校长，一年后老校长退休，他顺理成章被提为校长。两年后，省委组织部在全省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，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任命为N厅副厅长。

1994年毕业后，我刚到单位报完到，就参加讲师团到怀宁县支教。团长夏国权曾经对我说，文昊，你虽然才华横溢，但锋芒毕露，遇到好领

导，你很快就会雄起，反之，你有可能阳痿。团长的话我一直牢记心中。原来，政治可以导致阳痿。

诸葛校长被教职工称为“三多”校长：基建多、应酬多、会议多。诸葛校长主政工作后，党委会显得特别无聊，他讲话经常漫无边际，讲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切入正题，令人昏昏欲睡。我在会议桌下面用手机玩 PP 车游戏。

今天下午的党委会会有两项内容，第一项内容由诸葛校长传达省厅的文件《关于成立南方职业学院筹建办公室的决定》，厅党委委员、副厅长马厚德任筹建办主任，筹建办下设规划建设组、专业设置评估组、人才引进组等小组。我参与起草《关于组建南方职业学院的论证报告》，这份材料在合并升格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学生处分问题，由学生科科长耿毅介绍有关情况。

最近学生科和保卫科联合行动，突击检查学生宿舍，结果在男生楼的一个学生枕头底下发现自慰器。学生科内部讨论，意见很不统一，提请党委会研究决定。

耿毅介绍后，委员们面面相觑。诸葛校长点了主管学生工作的汪副校长发言。

十八九岁的青少年寻找刺激很正常，又不是嫖娼卖淫！汪静文身材瘦小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，但嗓门很大，说起话来快言快语。

纪检书记程铭远是一名副主任医师，团级干部转业。他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，在被子里自慰比那些到校外租房住的强。我看，一是没收自慰器，二是班主任在班里批评一下就行了。对这种事情，我们不必大惊小怪，他们也有生理需要嘛。

诸葛校长建议大家举手表决，结果处分与免予处分之比是 1 : 4，这事就算 OK 了。

上个月学校开除一名怀孕的女生，昨天该生和家长拿着医院证明要求学校恢复学籍，并向她赔礼道歉。具体情况是：刚入学半年的方咏荷，肚子大得如同怀胎八九个月，学校认定她怀孕，尽管方咏荷死活不承认，并坚称自己是处女，但大肚子就挺在那。党委会讨论时几乎一边倒，同意学生科的意见，开除学籍。后来方咏荷到医院检查，经确诊是患了巨大卵巢

囊肿，华侨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亲自为她做手术切除囊肿，从囊肿引出囊液六千毫升。

诸葛校长批评汪副校长把关不严，让学校进退维谷。汪副校长则批评学生科工作不细，草率下结论。耿毅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，只是淡淡地说，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。

经研究决定，恢复方咏荷的学籍，由耿毅代表学校向方咏荷及其家长表示道歉。

党委会一结束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给李恳打电话。今天是周末，要好好厮杀一场。

我们已经在“知青办”，快点过来。李恳在电话里说。

走华南快速干线，三刻钟就到“知青办”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活动据点。吃了饭，麻将打到什么时候都可以。

咱哥，几位大哥已经在等您。热情好客的东北妹在门口将我迎进去。

第一次在江上舟宿舍见到周子柔，她给我留下很深很好的印象，我刚坐下，她又泡茶又上水果。笑容可掬，态度热情。周子柔一来，江上舟的宿舍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江上舟的鸡窝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老鼠没了，蚊子也少了。我当时想，江上舟娶了个贤妻良母，真是懒人有懒福！

李恳、罗海涛、肥仔、胡祁已经在餐桌旁边摆开阵势。还没有点菜，你来点菜吧。李恳一边垒牌一边说。

胡领导今天也有空？我站在胡祁旁边。胡祁是我们不同专业的师兄，毕业留校当校团委书记，后调到工业厅，现在是工业厅的副处长。

胡祁打出一张红中，笑着说，好久没有参加组织生活了，都快不知道文件怎么念了。

我点的还是那几样菜，酱骨架、碟鱼头、老虎菜、饺子、小米粥。三百元搞定。

几位大哥要不要喝点酒？东北妹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问。

要两支珠江纯生。肥仔说。

老规矩，五一二，外面买两匹马，自摸奖两匹马。按东西南北顺序轮

流换人，轮到谁下谁吃饭，中间不间断。

肥仔起庄，先下。我一上来就被罗海涛杠爆，七百五十元。他妈的！七万都拿来杠，叫卡张二筒，真是邪门！

换下罗海涛，我手气马上好起来，自摸一把清一色，奖两匹马全中，杀罗海涛的两匹马，共收两千七百五十元，一把就扭转乾坤。

今晚的单我来买，大家都不要抽水了。我将钱往口袋里塞。按规矩，自摸一把抽五十元。

我乘胜追击，连和再摸，又频频中马，到十一时许晓晴来电话，我盘点赛果，赢了四千六百元。

你在干嘛？能不能陪我吃夜宵？许晓晴在电话里细声细气地问我。

正闲着，我马上过去接你！我叫着平和二五八条，胡祁的五条还没有落地，我急忙推牌。

不好意思，我要陪靓女吃夜宵。我起身告辞。

绍哈妈的！（海南普通话：操他妈的！）这家伙携巨款潜逃！肥仔悻悻地说。

6

下午上班，在一楼楼梯口碰到陶文雄。这小子穿上警服还像个人样，骨子里那股匪气咄咄逼人。

警察叔叔，来看老同学也不事先打个招呼？我把陶文雄拉到厕所门口。

丢（广州市骂）！我又不是专门来看你！陶文雄把大檐帽取下。

你不看我？我说，难道你把魔爪伸到我们学校来了？

你以为你们学校是歌舞团啊！个个长得黑不溜秋的，一副非洲难民形象！送给我我都不要！

你这个土匪，竟敢在我面前诋毁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！

不和你说了，我找个亲戚，马上得回去上班。陶文雄说着，准备转